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棋枰集卷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棟

欽定四庫全書

棋枰集卷八

宋 徐元杰 撰

書

白左揆論時事書

末學晚生身在化冶前日擬再造潭邃傾瀝所以燕厦
之私偶久病喘值此雪寒變作疢疾坐是惟有形留神
往而已仰惟景運時開真儒大拜積陰之久瑞雪朝飛
甫聽宣麻紅輪舒彩盍晴光者數日此可以覩世道福

矣然連日外間妄論云云天又為之陰雪此在聖上固
有定見未必如是加以都人惶惑又謂楮將易新故物
價穹而楮直損不可不斟酌為之曉諭恐傳播愈遠適
為幸災者乘之則國計所係非輕先丐鈞念某前日面
承鈞旨下體菲葑以搜訪人才為先務仰見開誠布公
垂福世道者如此顧惟某生長窮鄉交游不廣所知之
者惟得之於衆如李韶之耆艾骨鯁如方大琮之文學
氣節王遂徐清叟之議論激昂吳泳趙汝騰之詞翰稱

職其他如湯中明朱氏之學黃濤奏潁川之最劉應起
負敢言之聲陳昉勵難進之節黃朴李昂英之直心正
氣而久寘閒散楊棟黃自然之民庸藹著而未加收召
凡此者皆海內士論之所屬物望之所歸至若班朝之
彥雖未能盡識凡平日之所訪聞者如丘迪詰陳詹陸九
淵趙隆孫湯中葉夢鼎畢允升葉夢得陳協趙時煥柴
夢規游燭諸人皆有直氣每見其于職事間敢與長官
抗敢與大臣爭敢斥都司之不仁者也其他所知未悉

別又採訪以聞今天日開明之朝將為潛消陰邪之計
莫若早為陽長之圖泰之拔茅連茹以彙而進於此二
十餘士之外誠當充包荒之量拓馮河之勇更加搜訪
不以遐遺而後消亡朋比之私一正吾君以皇極大中
之道庶幾交相維持乎君道之正洪範九疇之叙凡闕
於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者日日參酌而修明之某受知
既深日夜念此力疾藁控惟是識見未真狂僭所及惟
大丞相矜其愚而亮之幸甚

白二揆論時事書

聞諸伊川程子曰古昔聖王之君天下也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又繼之曰不先天而
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至哉斯言蓋謀人國家者不可一
日而不講也矧今天啟休明朝登碩哲周召夾輔民具
爾瞻舉國欣欣然望太平之有日然以千載所難得之
嘉會當為一日不可緩之令圖古者堯舜之世其知在
急先務其仁在急親賢今旁招俊彥東用名賢固已彬

金史四庫全書卷八
彬而進然分布內外之士貪廉不可貿亂賢否不可混
清遺逸踈遠之才不可不汲汲於搜訪使之拔茅連茹
起赴秦之會此今日最急之先務而知及仁守所當早
加之意也夫古者治民而爭奪息其化流必自近始今
畿甸之近寇竊縱橫行道往來之人或多震怖不可嚮
邇江海魚鹽之利皆權門勢家之竊據而乘間伺釁以
誨盜納侮者充斥於蘇秀常潤之區國法不存奸民爭
利偽會莫禁祇見夫楮直之日虧銅錢浸消幾盡於商

舶之外泄而况諸郡之郵置不嚴命令不可得而信邊境之間諜不審虛實不可得而知脫有緩急正恐事至而憂不若事豫則立之所宜速圖也然則治之而爭奪可息非監司牧守責乎厥今邊疆之吏未必皆擇臺郡所委未必皆賢州縣貪虐無所懲畏甚至巡警之職或養寇以漁其利者亦多矣况自清野之令行而屯田無所施自戶版之籍湮而差役不以等自鹽法之屢變而商賈日以困自牙契之拘斂而公私為之傷自義米之

椿留而凶荒無以備長淮千里民無還定之期浮江而南家有愁歎之苦有司虐取不一而足甚而未嘗調成而軍期為之峻征所至早傷而守令不以實告民怨鬱結長比安窮根本內搖釁隙外啟儻不道之以懷生之樂寧保其不懷等死之心愚恐吾國所憂不在邊疆而在蕭牆之內也今欲開之以生理上則有朝廷之責下則有州縣之責何以言之鹽法不可不還權務牙契不可不還常平義倉不可不還州縣此朝廷之責當勇於改

圖者也屯田當審度地宜而詳為之經理版籍當挨究
字號而善與之推排保甲當嚴切舉行先城市而後田
野此州縣之責當謹於奉行者也雖然爭奪息而生養
遂此所謂明政之舉也至若教之而倫理明則人心正
而民經定矣竊聞夫師道立則善人多故善政不如善
教之得民也若昔舜命九官教民播種之後兢兢然慮
百姓之不親五品之不遜急先命契為司徒使之敬敷
五教而不容緩若臯陶五刑之明所以弼五教之所不

逮

原闕

是以任賢使能以致中興詩人歌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周道燦然復興之本也又歌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又周邦論道經邦之所由來也矧今貳公弘化為世宗師人莫不以孝友之風著於家庭者稱之今欲教訓正俗興起人心莫若蒐舉耆舊宿學之士求其踐履之純篤講明之切實者專用一二以為內外師儒之官然後至於每郡教職皆不可不謹其選將使吾道浸明士習丕變亦豈無豈弟

友恭之彥自得於時文雕鏤之外者如是而民俗之不變未之信也雖然愚又聞成周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而至八曰官計蓋王國之官也由今而論則省部臺府實有當任其責者故朝堂會議責重於都曹某濫員曹屬職不能舉當在罪典姑請汰去俾守本職別乞博采時望精選材實以稱是任此都曹之職當遴選也然至於堂之曹胥莫非王官之秩今乃罕知祖宗典故實嚴於考察功過之都曹甚至簿書期會皆渙散紛亂而

無考籌帷機密亦彰灼播傳而莫禁此非一日之故也
其等乞自今日凡治王國官府請鈞判責都曹之曠怠
凡舉簿書期會許都曹覈吏職之稽違夫如是則職有
所摠責有所分而體統正矣則夫運化鈞於上者惟曰
大明慶賞刑威以詔廢置予奪之使簿書期會獄訟錢
穀甲兵之事莫不悉分任於省部之職守必也精選其
人各當其任則或可以治財或可以治兵或可以總計
要使朝無倖位官無失職如此則邦國都鄙之治舉矣

而今而後凡漢王吉長策之奏蜀諸葛孔明出師之表
可不為今日陳之乎公道日以明國典日以揭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何憂乎國計何憂乎敵兵是意也人皆能言
之豈非大丞相所素講明者乎其末學踈庸叨恩超躡
誠念幸得遭遇天日開明之時道揆端凝翕孚人望中
外傾心企足以竦太平之效用是拳拳愛助輒獻野芹
情切辭煩自速罪罟惟大賢容人而矜亮之

再白左揆論時事書

初四日謁政府游李二公相與論及才難又兼連日聞
上每每思山相之有材不但御殿言之講筵間亦言之
不知幾遍矣往往皆謂邊處方殷累日憂形玉色若有
頗悔作新之意此則某廢食忘寢為之涕零也是以程
中書胡察院所奏或以今為太遜或以今為避權某正
恐豈無他人因此曲為山相地者適聞集賢已奏樂凱
但不敢數邁面言區區愚忱竊謂稍欲寬上之憂莫若

疾速催趣趙同知來坐於政府庶幾緩急頗為可恃上亦當必遽興有材之思大丞相以為如何某適又聞畿近流民奔散四擾盜賊所在縱橫加之都城夜警彌滿此皆可慮今茲所患實在乏材四方延頸日日願除目久未翕副其望豈以天下如此其大終於乏人哉區區謹瀝血誠具劄申悃欲望鈞慈先宥某僭躐之罪早與集賢商量速賜審擇錢穀甲兵所委之人與夫部使者牧守之寄日下陳奏乞聖上降旨令執政侍從兩省臺

諫公舉内外文武臣各若干人等第推薦仍令結罪保舉見之賞罰然後白公朝參酌審量而用之兼某歲晚奏劄貼黃乞置文武官簿籍已得旨依及所乞照藝祖禁稱恩門門生之類皆沐矜允施行至今未見吏部條具此亦不可緩者某適又借得一本達賢錄乃前賢薦士條例併此繳納以呈欲乞鈞覽詳某此簡并劄中愚見併賜轉達集賢伏乞鈞照

再白左揆書

嘗謂大丞相為天子之腹心公忠對越精密謀惟共扶世道惟懼無以副宇內之望凡所差誤不遠而復可也一有疑似救於未然諉曰姑順某人之請世道謂何觀聽甚可畏也今聖上作新大化任賢各隨其器而必委心輔佐粵從爰立上應天和下叶民望且每事虛心以盡下直世道一泰之機第適來隨衆叅陪廟論謂啟擬曹錫守無為上疑問之而大丞相對以有僚屬薦引不得不奏其聞之恐懼無所措躬竊謂薦引非難用其薦

者為難然知其不可則痛絕之不一絕之雖至尊之前
猶力爭也況其下乎邊郡何地今日何時某與克家亦
何心先生謙柄尊光重於禁止今除目已頒使僚屬恐
懼而已且某輩惟見其一第四十年矣昨為江山有可
觀者前日克家以無為乏守求可薦者於某相與四顧
頗歎才難謾以此商量告之大丞相惟用否如何耳茲
聞訓語尚幸其人未必來命雖已頒然不可不思以處
之况邊郡不可一日無人莫若取自鈞慈急就在近選

擇一官權其職事蓋彼前此已有召命今在家居聞其有九十之親難以輕往少頃丐祠之請亦無痕跡也所謂選擇權攝斷不可緩靖惟其不肖叨恩稠重忍負化鈞蚤夜憂時心切苟可誦所聞告諸君相者不以身事計也恃大丞相能察其心爾不然何所逃罪亟抒真悃惟大丞相亮之

白二相論時事書

末學小生叨恩稠重辱在一陶埏埴之內拳拳忠愛動

息靡忘矧當聖化作新朝網振飭舉世傾矚以需平治之效然羣臣雖召而事任未周公是雖明而觀聽尚鬱是以錢穀甲兵之事日至廟堂每歎未有叶心經理運掉之才監司郡守之選多缺其人未有能副周咨蕃宣之託况乎邊遽之交馳將帥之未擇以至上闕玉食之所甚憂人咸謂昔者之柄國所失病於專今焉之夾輔所慮過於遜經筵既以是言之矣往往君心責治如饑渴之望飲食人心願治如倒垂之望救解而廟堂之

持重謹審更相推遜俱莫敢專然今日之所最急者國
用方匱莫急於選掄任使以寄幹旋調度之司外患方
殷莫急於搜求勇智以課攘刦捍禦之效二先生天下
之大老中外翕然傾心焉亦既皆虛心無我以來天下
之善同心輔政以共天下之功上眷亦既如一而國事
有不容緩某人可辦某事某材可任某責某帥可當某
方面或進某以尊朝廷或出某以衛邦國或分委以任
某道皇華之重隨材器使捨短取長功可使也過亦可

使也廉直可使也貪詐亦可使也特在廟堂會聚衆士
參酌審訂立定課程每日考覈而用之不過用之各當
其所謂宜日下審處如抹頭然豈可悠悠坐待不覺歲
月之虛擲凡若是者計皆大丞相之所深憂而天子之
所不得怡者也不特要路以是言之不特同列以是言
之舉天下亦莫不以是言之及是之時汲汲圖慮懇懇
講求使材能智勇參錯中外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凡布
除書必孚羣望事任既皆有屬中外可保無虞少或遷

延緩不及事比某蚤夜所以隱憂而言之不覺涕零也
區區之愚欲望鈞慈惻然時艱亟務弘濟請自日下為
始照已分日當筆凡在朝在外除目斟酌劑量隨材擬
用更互呈稟而後奏聞或決擇未下則參諸近臣之賢
而審訂之各求以濟國事如是而後日日契勩在內得
若干人在外得若干人在邊方得若干人孰治甲兵而
後以課其驗孰司錢穀而可以顯其能孰捍外侮而可
以旌別其膽略人材以用而後見智識以迫而後精全

在夫奮厲有為而已

與袁右司書

某仰承眷予之隆輒瀝憂愛惓切之悃某疎愚晚生竊
第過分動息凜凜誓當何以糜捐於他日雖此惛疚偷
生每聞時事之難處不翅已事之深憂况於事變不齊
日甚一日之難乎猶幸江鄉連年小稔略得少舒憂顧
故朝夕天香惟切屢豐之禱屬聞閭巷老稚相語近日
制閭下買木之令將以為邊防排义樓串比軍期也不

可一日緩問其數合江東二十萬上饒一郡一萬五千其徑寸則尺以上至尺五如此等木他處未知有無鄉間何以有此近年有司科造上供船及和糴船沿港二三十里間悉童其山茅葦相望忽爾薪炭踴直倍於往時蓋近市無採樵之地已數年矣執事必深知之今茲市木出於朝家之不得已然區區之愚竊謂事之體勢當論可否不徒徇時之緩急今江左為立國之地而兩淮為之藩籬故御外者必深於理內凡可以培固根本

者靡不用其情茲蓋國家素所審重者故凡為士自幼
讀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程伊川謂推之天下亦不過如此今茲春種方興胡
為不深度時宜乃輕出令今九州四十餘縣徒責其所
甚難處之事繁費橫擾田野鼎沸公私皇皇三春東作
丁壯就役氣步弗準疾疫徧延救死扶傷之餘田萊多
荒未加墾闢猶賴今歲尚有閏月更可補一月工夫恍
傳市木之令人人駭視家家涕零傍港數十里間既無

木之可採惟將採之遠山窮谷不知幾夫可運一木幾日可至瀕溪幾月可至大江之間况山州灘流淺狹難載木堅不浮有司惟日督辦九州一日之內不知打了幾千頓棒田野之間不知幾千家慟哭又聞期限只在春夏之交秧畦方成徒木所過率皆羊腸立塋所損可勝計哉况木數之多木徑之巨必難強其所無前歲秋成之役陸運和糴只米擔之夫爾道路充塞往來挺刃交迎將校又皆無識儻非仁人開藩善於區處倉猝之

間幾於激成大變某自聞此今日夜寢食俱廢又以姓名凶惡不敢上書廟堂每念受國大恩絲髮無所補報今茲目睹田閭之嗟泣又念邊備之警嚴方春農時二者俱重心惟權度當揣其彼善於此者莫若擇淮鄉有木度多寡去處作急計置不必厚取徑寸不必過責堅剛惟以置堡於要衝為當先惟以挿柳於春月為當務若排串則護堡柳於未成若淮鄉木少則度宜而專求於新安廬阜多木之鄉是特彼善於此之策也今日上

策理內御外莫若公任賢使能之道力信賞必罰之政
持以定力備邊禦戎屯田置堡而急於擇得其人爾否
則因仍比年積習輕率舉事不聽規諫終憚改作無以
權衡而救過姑舉其槩楮幣極矣鹽法壞矣邊禍慘矣
守令多輕畀州縣不可為矣幸天私我邦併福我大江
以東之區名賢登朝可以推夙昔力行好事之心密贊
廟謨而審處之公私望賜不翅饑渴之望飲食不翅倒
垂之望揀解往年兵戈半天下耗國殘民甚矣然人心

尚依依日望其更生天命尚眷眷數形於譴告去冬之雷今春之雨亦可慮也吾君吾相夙夜畏天之威救民之命續迓宗社靈長之休不可以時事為尤難不精思所以處其難也其他無告處前日已告鄉契舊韓達尊必沐矜亮其愚有以宛轉江左為立國之地根本深為可憂况使民以時若此大役雖秋成後不可輕舉况春種時乎設此役不改何敢望秋成今凡事多致天怒尤當思所以感召和氣通國望稔舉天下寬多少憂惟執

事亟圖利之

啟

及第謝丞相啟

南宮奏賦已不逃揚糝之譏北闕登名復有甚積薪之媿退省僥踰之過分端由造化之嘘枯敬贄瓣香爰緘尺牘伏念某嬖姍百出艱苦半生勉馬加篤學之功求以為進道之實窮理致用父師誨誘之諄諄修身治心蚤夜持循之汲汲非止為利祿計要不辜天地生娛侍

家庭粗得事親之樂羣居里黨嘗玷拔俗之稱深惟苟
脫文墨之中則亦期為事業之地韓昌黎屢屈於唐選
無患有司之不明賈洛陽獨右於漢庭猶病少年之太
銳方一札重賓興之申飭俾四方來學術之遠深欲其
該此理之精微足以定終身之根據用是三獻而後售
幡然一鳴而皆驚屬吾皇御宇之八年侈盛世臨軒之
再策光明緝熙之聖學渾乎卓冠於五三本原功用之
常談何以仰禩於萬一蓋治法有不離於道法惟誠心

則能悟於上心不揣瞽言冒通宸聽班先鼇首慙無晁
董之忠規識冷龜山敢繼汪劉之遐武捫心知自拊已
奚堪茲蓋恭遇某官道貫乾坤量包溟渤踵伊周之盛
軌兼姚宋之全材嘉定紹定之規模相業始終之如一
越國魯國之功烈家聲先後之相輝以一身過萬變之
衝任千古所獨難之事引君當道報國惟賢自一秉於
洪鈞已九書於黃牒凡中外材能之衆知範圍埏冶之
歸遂得微踪猥叨誤渥某敢不懋加激勵圖報選掄語

王魯之平生初不萌溫飽之志建子陽之長策庶永懷
遭遇之榮嚮德之私有言則淺

賀丞相除太傅啟

竊以帝師避寵公傅加崇執勲臣不自滿之心抗物表
所難窺之識鄧禹以元勲而拜適當炎圖復振之餘周
公由夾輔而陞有俟姬室太平之盛蓋位上公者固優
於上眷而志極治者無意於極榮用能陶海宇之安恬
亦可律臣工之躁競寸心皎日千古高風恭惟某官許

國公忠靖邊勲烈心勤勞於夙夜手旋轉於乾坤一謀
慮一施為有鎮靜而無可乘之隙大變異大拂亂坐消
弭於不動色之間上謂無官之可酬久俟維垣之蚤正
冲遜流譽以元功退處於罔功嗣續增光欲紹定齊休
於嘉定外以致百蠻之效職內焉期四海之迂衡浸格
淳風乃嚴盛典然後與人主坐而論道庶幾佑烈祖於
以格天此皆大丞相之本心蓋亦古元臣之卓見爰中
立三公之位宜鎮居兩地之華德義可尊益懋相業三

十年之盛華夷咸服乞躋人間第一品之隆際天蟠地
以無前亘古窮今而未有某依身化地矯首鈞天奉千
歲之壽觴但切龜齡之仰祝戴萬間之厦屋深慙燕賀
之莫前企嚮良深涓泓未竟

代莊文府賀丞相冬至啟

歷驗中星喜協新陽之動位隆上宰茂膺景福之來四
海交懽一堂胥慶恭惟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氣應
五雲丕闡調元之化景添一線密聯補袞之功江淮巖

護於風寒民物翕陶於春育對時受祉與國同休某猥
以近宗欣逢盛旦馳神潭邃愧莫陪珠履之塵寓敬緘
藤冀仰徹冰臚之矚深慙簡率倍切凌兢尚冀鈞慈俯
垂鑑察

賀知院冬至啟

序應迎長開兩間之生意道隆贊化集二府之殊休和
肇乾坤驩均蠻夏恭惟某官至誠無息和氣與參經緯
武文喜添長於綵線權衡造化盍進掌於洪鈞茂對迎

長即登虛右其依歸有日邂逅書雲列炬環瞻阻濛充
賓之賀柔絨修慶少攄獻履之恭仰冀鈞慈俯垂鑑察

賀叅政冬至啟

斗杓肇指新一陽來復之辰台鼎密叅衍百福攸同之
慶朝廷增重蠻夏交懽恭惟某官風采強朝冰儀肅物
忠存貫日宜愛景之添長德妙格天協慶雲之紀瑞茂
對寵光之錫遙膺虛揆之登某幸甚逢辰居多竊庇瞻
依數仞阻陪履賀之塵申飭寸緘密囿春生之意

賀樞密冬至啟

律應黃鐘式際復陽之長謀深紫府有開泰祉之來宗
社奠安寰區鼓舞恭惟某官精忠日貫令德冬溫任重
御兵備塞謹風寒之護憂深謀國履霜知冰至之堅妙
翰洪樞亟登揆席某猥塵近屬欣際昌辰數仞瞻前愧
莫躬於燕厦六符旁燭但仰徹於魚緘

賀京尹冬至啟

陽剛七日之來道逢浸長京邑四方之本化與俱新茂

對昌辰益隆睿眷恭惟某官儀端冰操德粹冬溫星暎
文昌芳潤發揮於經幄日瞻師尹精明彈壓於神臯拊
黃鐘應律之辰階紫府持衡之地某逢辰何幸竊庇惟
多引肱賓榮愧莫陪於履賀攄心箋敬但采切於旌飛
賀秀安濮王冬至啟

清臺占厯開一陽萌動之機朱邸對時衍百世本支之
慶陽剛滋長福履采穹恭惟某官望重麟宗眷深龍展
為善最樂喜迎紅日之長大雅不羣允協黃鐘之奏自

天祐吉與國同休某猥與宗盟仰依宇覆壯懷善頌莫陪賀履之塵寓悃柔牋密囿生春之意

賀少傅少保冬至啟

律應鳳鳴新一陽之萌動德尊麟角隆百世之本支茂對昌辰倍迎景貺恭惟某官班穹瑤牒眷重藻旒粹蒼姬師保之儀刑有東平禮樂之氣象道秉浸長國與同休某猥綴末班密依巨覆

以下
同前

謝范叅政啟

屢牘丐閒期便親闈之奉一麾誤渥迄知化治之歸竊
揣分以凌兢第傾忱而飛越伏念某丘園陋蹟泰華微
塵所抱弗宏每積僥踰之愧自知甚稔敢萌榮進之私
靖循頃歲之超升何有明時之補報及告歸而纏疾知
引咎以請祠方恬故業之尋驟玷專城之寄斗牛間氣
昔稱鐔浦之名邦刀劍成風今染潢池之餘習吏猾尚
紛於蠹倖訟端交肆於鼠牙民罹饑饉而困於凋殘軍
無紀律而恭於驕橫林焚澤竭奚堪賦歛以求工錢乏

楮輕尤懼秤提而未效數弊莫支於毛委一身如救於
頭然矧是踈庸若為稱塞茲蓋恭遇某官端凝山立沈
靜淵涵天工其代以人必欲庶官而無曠丞相而下奉
職尚思共理之惟良敢云拔穎之蹤竟累噓枯之巧某
揣量非據刻厲愈深潔已雙溪願竭洗手奉公之報皈
心萬茫無非鞠躬盡瘁之時縷縷所陳拳拳莫罄

通方漕啟

掃執冰溪久起敬舍人之樣參臺建水行依光使者之

華謬分符竹於偏州喜奉教條於廣漕禮嚴事上書作
恭先恭惟某官溫醇華國之文明邃格君之學力量擎
天之一柱媿漢化之初更規模渡水之孤舟雅東山兮
未出蚤驚功名之轍立參英雋之躔紅蘭香閣之望清
紫界宮牆之勢絕正色處得言之地危箴輸憤世之忠
鳳池彩筆之批動羞側媚螭陛青絲之立論必直前非
及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則涉國體人倫關係之重惟知
骨骸以救時病誰能首鼠而取世資宜於橫翔急以勇

退想在更生之畝亦攢杜老之眉是欲澤民可宜欽惠
屢傳未信難閱藩符一寵固殊迺臨鄉部惟動諳於深
弊斯具適於時宜沛然舒一道之利源陰以壽八州之
命脉閩人就為轉運已追四諫之風流中書請併樞司
更省一堂之宥密某學非知體才不逮心木天粉戶之
間甚慙儒素竹使黃堂之上曷稱侯麾聖主恩深書生
技短郡計凋零而預憐搏手縣輸挨積而未易疾鞭叱
非得於權顏窘必刑於初步心傾指教行窺山斗之毫

芒地近趨承坐借川雲之飛泳編摩字淺飯倚意深

通會提點啟

紫綉揚庭繡衣提庾鵠行重望為民瘼以一來驛轡先
聲瞻星華而多善霜凝劇部風動列城竊以常平使者
之尊莫若本朝官制之重自景祐以後或分隸漕憲之
司至紹興以來乃併領茶鹽之職雖隨世更張之有異
而量材任用之必公故十科可以得人在八使已云非
古必擇謹厚端方之儒者始知源流本末之事宜所以

明時亟煩良吏仰惟某官道尊德溥仁熟知融四十圍古
栢昂霄孤標挺挺九萬里雲鵬運海壯翼飄飄才名則
賈君五虎之高位則卞氏六龍之貴不緣人助能結
主知大郡承流人比黃次公之收養中都職帑自膺趙
文子之薦駁平登朝邸之班謙處穡臣之佐容臺議禮
悉出鴻儒匠監飭材一新雉事游屈贊地官之政實為
升法從之階屬分蕩節以觀風即駕輶車而行部方醜
法久弊而貿遷重困至民賦愈賸而雕瘵莫蘇屈公比

來乃上之意要觀敏手少究閎模發廩濟時非但慰吏
民之久望秉鈞接武行將問錢穀之幾何某踈窳微踪
迂愚末學久稔種學績文之譽徒劇崇瞻忝備飛書走
檄之員將諧快睹首被榮緘之貺敢修慶櫝之恭恭惟
某官道富淵源詞深根柢棘圍較藝桂得月以長香楓
陞奏篇松帶霜而愈勁可盡攄以遠業何未快於身衢
南昌梅子真雖已假一輅而言事藍田崔斯立尚須對
二松以哦詩第恐長材終難小用行踵中興之盛事遙

參大政於明時某贊畫無庸依仁有幸昔願識荊州之
面今獲聯士會之僚蓮幕事叢常有曠瘵之懼槐庭詠
暇願聞教告之忠祈望之思敷宣罔既

與王實齋啟

某春間率爾附贅尊嚮之忱伏想已經書月之照繼此
埋頭小選日困塵紛浸缺嗣敬想望道德典刑之懿每
歎於人未見實齋何以自祛鄙吝拳拳韓仰夢寐以之
時方多故無競維人者儒鉅人國之著蔡也顧猶飲惠

千里袖手碁局之外不惟蒼生渴膏澤之望後輩無先
覺以為依歸又何所觀法以自見某來此深懼庸庸碌
碌隨風愒日慙負夙知甚欲亟請一麾或為南來圖拜
席間函丈之地夏初不量末學上恩過誤俾廁講筵尤
深負乘之愧早夜兢惕莫知所以稱塞之萬一區區惟
掇拾先儒已言每每於求心持敬粗澀淺陋然幸專講
魯論一書上亦熟於文公之舊注第惟空踈不足以當
是任匪伊決請外矣前此惟實齋矜念因風不鄙送之

以教雨一溉之潤謹當涵泳厥旨推以告上矣邇來浙
右亢陽甚闕玉石之抱在宮庭間數為露禱凡於寬民
力處亦甚留念至於任人振淹拔滯所當開廣意度者
每勸上與大臣亟圖之然揣輕微未易感格故久在茲
選則愧耻積矣執事何以啟迪之旦旦以俟

回南劍權守陳倅啟

千里承流就借監州之重一麾誤渥乃徼交事之榮辱
置鯉以先施愧問鴻之落晚恭惟某官器資凝厚問學

淵渟氣攬地靈望重三山之人物文攻時病名高六館
之俊游天葩甚芬地芥早拾炳師宗於多士徧模楷於
四方讀桃源之記曲江之文儒風翕變挹蕉山之雲平
海之水教雨旁流早通籍於金闈盍造班於玉笋謂即
烟霄之凌厲復拘雷邑以狎翔牛刀肯繁而芒刃不傷
龍山嵯峨而尹瞻猶聳尚迂驥足屈貳龍津仲舉清名
題坐輿而古可作矣子簡敏手攝州事而利孰大焉不
妨和風月分破之詞豈獨興海沂既康之詠棠陰綠處

猶凝寶氣之祥芝檢頒初倚踵玉堂之武某分甘置散
技斷無他忽驟昇於竹符又躡承於瓜戍雖天子俯憐
其親老而書生深懼於才踈幸矣得賢屑茲假鎮遂竊
合龜之契式諧睹鳳之私却行求及前人預包羞於血
指舊政必以新告當取則於伐柯嚮往惟深鋪荼罔既

回楊喬倅啟

耽玉水寬閒之野敢覬承流企鐔津闕決之賢喜將聯
事愧未遑於初贄乃忽枉於先施欽佩柄謙榮增圭復

敬惟某官天台間氣冰壑清標粵高慈恩塔之名久喧
洛陽紙之價種德番江之李掾司文熊耳之芹宮諸公
之墨剡瀾翻萬里之丹霄梯穩郎峯氣韻清入彈絲昌
國園亭暇添種柳贊婉王人之畫題高長史之輿實試
功深虛懷眷切果渙十行之寵遂躋六院之榮要路在
前急流俄勇枉赤城之仙旆來駕星屏騰寶劍之祥光
即班天陛寧久寄劉賓客風烟之興已飫聞王海沂邦
域之謠公其歸兮國之福也某無他妄想甘分索居誤

膺符竹之分又躡葵丘之戍雖天子俯憐其親老然書
生深懼於才踈幸通刺之名賢賴同流於聖化尚篤斷
金之好庶增聯璧之華尺素馳書坐負先風之愧一燈
共績行分良夜之光飯嚮采深編摩周既

回主司法啟

持平三尺之書暫淹步武參畫諸侯之幕行挹光塵先
貽藻翰之施祇佩蘭馨之好恭惟其官學粹然而出正
才卓爾以不羣文章天成笑孤鶩落霞之締繪氣節冰

凜繼茂林修竹之風流振翮明時蜚聲王路此日少試
麴蘖之手他時宜快雲霄之程回翔肩領於墨曹深培
偉望詳讞必公於丹筆多積陰功不妨詠官舍之梅誰
敢犯參軍之仗臺府易逢於知己郡邑寧有於寃民權
衡無私竚奏平反之最絲綸沓至趣歸要近之班某何
有才名偶塵儒級濫領泛依之數曷為毗益之功祥刑
喜際於英流聯事幸陪於芳躅親仁伊邇預深閨懌之
私陳義甚高願篤寅恭之契情之所嚮言則奚殫

回權交代司法啟

掾曹秉逸興惟時趨班見之行幕府喧雄材何幸託交
承之契方飾柔緘而致敬忽先華翰之贈貽不敏謂何
寓言愧甚恭惟某官擷英文苑騰價席珍修為皆日用
之常講貫得家傳之正如斯學力玉成風骨之端凝所
以儒科表出聲名之赫奕材以用而後見志隨事而可
施威部初臨奚意收功於綵捧刑曹再試悉心據古之
金科不即人而人自即之欲行道而道必行矣翕爾見

知於當路暫焉借重於元僚獨精敏以蜚英穩薦駁之
溢格金閨步武少須通籍之華玉峙丰儀竚勁立朝之
節某受質弗穎涉道未涯於羣居素習之時盡學者當
為之事偶塵誤渥方將遲次以讀書忽及戍期深懼鮮
謀而曠職幸甚有同寅之便懼然叨交代之榮不彼教
之其敢忽後塵之步自此升矣尚庶幾逸駕之攀矯首
情深揮毫語拙

回賴主簿啟

堯階類對昔嘗幸窺豹之斑毛檄衡文今始快翔鸞之
睹贈言茂稱佩德謂何恭惟某官秀出雩山珍儲瓊室
蚤定文場之光價茂揚藝圃之芳蕤其器大而信其道
之弘所得深而見所誘之小收摘髭之科第如脫穎於
錐囊名不論其低昂有異時之遠者官奚拘於小大顧
行志之何如雖矮屋不堪擡頭而當路翕為刮目况委
吏當聖人之會計宜主書盡職守之勾稽賢轍茲來窮
鄉甚幸多士仰文星之莅止諸公歎書月之皎然為國

得人宜受薦賢之上賞隨事稱職佇者策武於要津某
藐爾孤慄寂然榮望方待盡於倚廬之日荷寵錫以
銜袖之文褒揚既借於齒牙警誨又資於藥石半夜六
丁之來下恐難侈於珍藏終日七襄而不成愧莫旌於
瓊報其為銘鏤罔既敷宣

回張憲幹啟

疏榮宸禁禪畫憲軺叱馭戒塗萬壑已增於秀氣諏龜
視篆七州交沸於懽聲凡屬悒懽實均慶忭恭惟某官

器涵粹玉文富良金門地高華竄絕王謝風流之舊性
天超邁沉潛董劉淵海之深想平時氣槩之所期豈當
世功名之難就纔騰芳於仕路亟宣譽於朝紳初筮司
闕已奏廉勤之最再勞涉筆益加種績之工既操刀製
錦於兩縣之間盍鳴玉曳履於九天之上尚循故事來
佐穹臺綉衣專誅擊之威實資贊助丹筆致哀矜之意
均賴平反雖輿情願沐於深仁然偉士難淹於婉畫况
哀然舉首常居數百人之先則進此鵬程必在九萬里

之上大用則可近豹尾雞翹之峻叙遷亦宜陞鶴行鷺
序之華想坐席之未溫省除綸之已布某聞道最晚涉
世尤踈折丹桂枝歎取名之過分依紅蓮沼愧試幕之
無庸偶有機緣得承條東瑞雲五朶猥蒙珍翰之頒大厦
萬間行侈歡顏之庇其為欣浣罔既敷宣

答黃南劔自然啟

區區玩愒班行之踪入冬多病未遑扣便箋枕首沐華
緘開誦忻沃如拱色辭顧惟踈愚濫廁經幄陳善閉邪

粗守師言而已他無能裨於上心者前此瞽對劇懼淺
疎然聖主英明納約自牖又以漸開悟之最是趙克家
以宗賢力維國是范文正以將順而極正救之勞大勢
遂小回爾宣麻二相之旦瑞雪飛而紅日旋吐連霽數
日天意順而人心頗悅學校舉酒相慶士民亦如之但
杜游二老未易輕出已遣朝行中一二人往天台將旨
趣行然惓惓愚慮以為今日大勢如操弊舟於海濱漂
泊湊淺之餘歆傾攬撥正矣却要前後制柁有交任責

者與夫篙師棹卒之衆一一呼集則漸入洪道相度風
勢節節要人同心共濟可也否則未有誕先登岸之期
每每告上如此至於收人望以回天意定國本以綿宗
社使人心有所維繫屢言之不一言之次第將有感動
近日連得晴明上頗喜悅愚意恐其色動而懼心或寬
前日直前陳禮文以貼黃為人材士心之計謾錄拜呈
幸不彼續有以教之乃荷乃荷

回王支鹽啟

擢熬波出素之司鵬搏伊始忝依水泛紅之客鳳睹為
先首被榮緘併修慶積恭惟某官材雄時輩學懋家傳
門第高華相續簪蟬之貴性天超詣率由矩矱之嚴自
薦拜於宸綸盍橫翔於朝路暫司鹵務未穆師言筦庫
之士七十家即膺異舉扶搖而上九萬里行快修程某
猥綴郡僚獲聯官事先辱郇雲之寵復欣樂霧之披謹
衡石而記豐碑雖有慙於大手聚闕庭而建公議或可
踵於後塵慰浣之私敷宣罔既

回劉府教啟

闡道芹宮爰得戾西雖之俊克員遵幕行修請北面之
恭首被榮緘敢稽慶積恭惟某官才由天賦業懋家傳
玩意周官說本孔門之正曳裾虞學名推夔冑之先早
登儒級之華小試民曹之劇果受知於上宰庸職教於
名藩屈十洲三島之神仙聊居領袖凡萬壑千巖之秀
異盡入範模先聲藹然後學喜甚第恐素孚於衆望不
容久遺於諸侯丹詔一封趣遙班於鵷鷺青雲萬里行

快意於鷓鴣某黃卷窮年青衫試吏思邇禮樂弦誦之
誨洗盡簿書獄訟之塵欣聞賢轍之臨實出羣僚之幸
諸公登而廣文冷願勿歌工部之愁師道立則善人多
庶得與濂溪之樂拳拳粗列嘯嘯難周

回餘姚王宰啟

屈真才於製錦夙勤列宿之瞻贊未畫以泛蓮遂快景
星之睹輒修謝幅併叙懽悰恭惟某官學富家傳望高
時輩詩書講貫豈徒作紙上之陳言事業磨礪蓋可展

胷中之妙蘊甫升華於仕版亟喧譽於朝紳鶚薦交馳
既通金籍驥才小試暫縮銅符遲潘岳於河陽花陰長
晝借淵明於彭澤柳色生春自涓視篆之辰俱是鳴琴
之日吏民聳動父老欣愉佇觀聲達於堯天未許惠私
於舜邑絲綸一下促歸玉笋之班衣鉢再傳大振金甌
之業某聞道最晚涉世尤踈折却詵枝歎取名之過分
依王儉府慙佐幕之無庸已欣宿霧之披尤幸餘波之
潤遣督郵而至縣詎敢詒東帶之煩覩君子之愛人猶

得與聞絃之笑其為欣幸罔既敷宣

回鈇山趙宰寄梅花賦為餞啟

巡簷冷藥方思造和靖之居寄驛一枝過廛作廣平之
賦胷中勘破其魂骨筆下描盡其精神壯吾啟行為渠
言謝恭惟某官制行兩龔之潔為政伯夷之清月落參
橫雅奏已成於玉軫影疎香暗微吟不假於金樽悟無
極至太極之始形謂此花非他花之可比窮探根本侈
見形容欲使埜邊之癯翁頓入隴頭之清夢某忝茲馥

郁感甚慙慙看君桃李場中賸傳滿縣春風之信着我
松竹林下願堅三友歲寒之盟

謝留耕王右史特薦啟

偏州誤寵方增綵侍之榮都省薦人忽被袞褒之賜况
以未及門之小子胡然荷推轂於鉅賢得自不求感當
奚若竊以舉才未易知已尤難識吳下阿蒙之竒殆非
一日攜堂上駿明之手亦因片言似此游揚出於交際
曾謂無半面之雅不翅如平生之驩特借譽於齒牙諒

潛孚於意氣古猶罕見今乃親逢伏念某賦性平凡學殖荒落叨塵科級敢期動色於君王歷涉名途尤匪識時之俊傑粵游冊府至攝郎闈每思章句之小儒屢玷朝廷之清選頃告歸而纏疾屢引咎以請祠置散投閒乃其所志承流宣化拙矣奚堪政慙僥冒於絲毫况敢躋攀於分寸素無介紹驟入搜羅不忍棄之道旁必欲出於門下無洙泗之學烏知崇德之要端謂堯舜其君盡在積誠之數語要挈塵埃之吏俾躋密勿之聯不亦

過乎何修得此種成桃李兼收三士之長微若菲葑亦
預一人之數靖言此舉不知從來茲蓋伏遇某官德盛
而量洪人今而心古養氣以直夙充孟軻氏之剛時來
則為自任伊保衡之重况屬時之多事難袖手以旁觀
進不隱賢忠於報主推擇所可推之士僉謂至公識拔
所不識之人尤凜高誼至今譎薄亦被品題某敢不痛
自揣摩誓堅操守觀以所主頓增踈遠之華學其為人
敢負生成之造謝丹所控染素難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樸菴集卷九

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馮克鞏

欽定四庫全書

樸菴集卷九

宋 徐元杰 撰

啟

與浙東程帥啟

鑑湖五月涼風肅帥垣之地崑崙羣玉府星聯延閣之班
敢圖躬備數於僚幕之間將裨日呈身於牙齣之下企
宗嚴而有請控忱悃以肅陳恭惟某官恪亮古心精詳
世用學殖政經之錯綜民庸朝績之後先舍香握蘭足

以羽儀於表著分符剖竹充然襦袴之謳吟爰誕播於
十行俾載馳於四牡舉十二荒政公積倉歛散之權閱
三千屬刑勝攬轡澄清之任開剗閩以肅海道入省閱
而贊廟謀助和台鼎之功多騰熠月卿之望重圖書光
璧府地嚴文物之邃清山河壯帝居天借精神而彈壓
風流猶有存者氣象尚能言之卓然才大而用宏允矣
曲高而和寡以民數制國用內都農扈之司出君命為
王人外重餉臺之寄方欲翩然而拂袖其如簡在於凝

疏俾之率東方之諸侯宛若重西京之三輔昔建臺於
此具敷使節之光華今分閩而居重圍福星之分野深
父母入人之愛副京師蒙福之謠會奉丹詔書快涉一
江而求覲遂持紫荷橐旋躋兩地以承休行且見之非
敢佞也某賦資甚下抗志徒高讀先王有用之書盡學
者當為之事猥遭逢於聖主偶倖躡於誤恩方將遲次
而益懋講明乃逼戍期而徒深惕慄顧小子成之有造
幸大賢何所不容某敢不指天誓心臨淵持已副昭代

所以搜羅之意味前輩不在溫飽之言奉以周旋罔敢
失墜至於鞭羸而策蹇俾之息劓以補黥敢有頑鑿之
踪納之爐錘之內學而仕仕而學雖剽聞入德之方明
則誠誠則明願授以過庭之訓心旌欲竚汗簡奚殫

通福帥徐意一啟

蓬山非據求為三徑之謀鐔水承流幸竊十連之託亟
祇恩命往見吏民吉蠲奏記之儀齋肅奉尊之敬恭惟
某官天才瑰偉風範端凝橫榻霜甚百倍擊手彈之精采

起曹版部獨高獻納之謀猷遽厭承明之廬出建藩宣
之閩山陰如鏡三輔政成海水無波羣蠻迹熄今驅馳
於六轡就鎮撫於七閩轉煩卻穀之詩書陶作召南之
風教為父為母未容私惠於三山難弟難兄即見比肩
於兩地某學非知體材不逮心追省壬辰濫魁南省投
枕般斧重加斲堊之功備數孔門亦濫鑄金之列茲分
符於千里復蒙覆於二天若為偏城三考之圖盡在上
閩一陶之內技能何有預知鼯鼠之窮繩束稍寬庶策

疲駕之鈍皈依方切濡染難周

回郭帥啓

仰元帥之賓僚於焉養望試近畿之幕畫行矣依仁先
沫華施益欽雅好恭惟某官分輝戚畹挺秀名門富貴
不驕固越鄧陰之禮法典型有度未誇王謝之風流三
仕為依泛之流幾載振馨香之譽便應騰健翮以陵碧
漢何乃循熟路而駕輕車欲尋勝於鑑湖特搢華於玉
帳曠有嘲風詠月之樂諒無飛書走檄之勞萬壑千巖

寧久淹於步武九遷三接即入侍於禁嚴某何有才名
偶塵儒級猥贊藩宣之治獲依芳潤之光承顏接辭行
快傾瞻之意推襟送抱尚祈崇篤之情閭澤惟深敷宣
罔既

賀湖北岳漕除帥啟

漢節疇庸楚都宅牧班聯玉筍載陞九扈農正之華畧
倚金城式重十乘元戎之望眷隆旒冕喜動紳綏維是
荊州素稱督府控三流之上孫劉之所必爭踞二長之

中吳蜀之所胥會豈特襟帶咽喉之自昔尤為堂奧心
腹之在今總百萬兵甲而指蹤由之環十五郡國而生
齒繫是要必得高華終南鎮時之望庶克副洞庭彭蠡
徯惠之情恭惟某官名閔甘棠中原喬木說禮崇詩之
雅尚牧人御衆之長才斯民望為福星未誇涑水百子
駿之譽萬物得以吐氣遠邁春陵十元結之思學術
障百川瀾而東之事業搏萬里風斯下矣公車通籍便
宜登清要之津邊徼揚鞭迺益厲忠孝之節自泐袴襦

於侯國即煩領袖於籌帷國有人焉藜藿為之不採誰
可使者原隰遂以有光春容鄴侯給饗之規修舉中丞
平糴之政有條井井餘地恢恢屬陝以東陝以西寄欲
分於周召謂洛之南洛之北効已試於石溫遂躋鷓鷯
之行同護熊羆之旅山川草木熟知萬國之威名鼓角
旌旗重見孔明之營壘第恐紫皇香案之注想靡容太
乙玉帳之久勞不俟突黔即須緜綠某箕裘謾學擗櫟
散材辱拔茅嘗以其彙征愧析薪弗克於負荷贅之幕

底顧童子何知焉援以階升微公賜不及此感懷惟舊
聞命載新駑駘方息於長塗賀燕亟鳴於廣廈前茅後
勁願承晏御之驅馳小楸大宋尚藉郢斤之斲削

代京西漕謝蜀帥啟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之
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由修函敢緩伏念某志
雖狗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躔陲之宣力
一親月拆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

暇相為襜褕之圖手披荆棘之蒙茸身歷煙蕪之蒼莽
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丞乃以
蕃方而贊閭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彎弓阡陌東西正
願買牛而賣劍曾乏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樂之
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城漢水之壤俾究驅馳
顧轉輸斂散之未能况參佐蕃宣之仍領為之地者端
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人物兩朝之儀槩九
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

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量之堅凝
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鳧湯池金城
足制新疆之蛇豕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袞之相周何幸
么微亦叨獎拔迹帶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
事一家固屬素孚於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托於輔車

謝荆帥啟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
在輪囷越分塊比知恩雖前乎趨承之日匪長而今亦

覆幬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敗後修辭眷惟三峴之附庸
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繁劇之難保障
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謀類畀名賢必利舉
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傅子成
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間赫赫者先生一
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圖庸鈍之蹤而乃望
聲華之峻如某者絕無折綫姑學為裘祇宜荷彭澤之
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清秋落帽風流雖不逮於孟

嘉落日登樓人物乃得陪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
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晷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
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為宰顧選坑未
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
前揚柳猶有賴於春風顧小邑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
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
步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
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宵中雲夢雖涯涘

之莫窺皮裹陽秋任妍媸而莫別知某於十數歲卅角
婉孌之際念某於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
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離巢鷹離韝雖
惜暫睽於左右衣為裳莞為席尚祈勿替於始終

代上別帥啟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
矣霄塵之闊絕幸焉閩翰之昭臨斂版而前彈冠自喜
屬趨風之伊始詎奏記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

分教莫嚴於郡國蓋以為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
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賢且懼况
巴陵之勝槩近岳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
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以某
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虛揮鼠璞卒成於誤
售猶漆園叟之蓬鷄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涓子之木鷄
氣浸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
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

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賜
末科謬陳泮水之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齏鹽固
博士之諳志不在溫梁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
知己之當道故勿遠數千里投公而此來雖範摸慙一
日之長賴厦屋有二天之托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山
路闢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與
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韜
箴推荆玉之竒擅貞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里巴

人之曲白雪何高自魏級之摘髭即華途之策足斐書
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陞賴金湯之力忠
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繼登太微之星盍近
長安之日屬時外間圖任先朝遂分北門鑰之保釐有
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孰測其津
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為之輕重有為王而留
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嘆賢侯之輕去兒童騎
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憂褫毡裘之氣

愧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毡精神如故揮帳
中之白羽勛業方新佇清中原鐘簾之塵即聽東山袞
烏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未
技効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劍而謁勝之雖愧
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踪

代上尤帥啟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偕役欣聆
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此士之恩詎可棄千里投公

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氏名熏平日之辨香參斯文之正
印維昔師儒之立教於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
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鑒
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先哲之典刑邈甚後
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
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
掃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
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笏之清芬表倡英華之逸駕

椒蘭蕙芷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
永羣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為淞水以西摸範之
所宗方泉湧雲興羣聽舉為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
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為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
借箸前籌出芻中之奇而才方緒餘了天下之事而立
見刃解朝遊綠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
藉樽俎折衝之妙畧飛艘漕玉得鄴侯餽餉之規模小
隊攢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

屬心漢五單于之爭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
用佇成蔡州橐鞬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
亨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撲檄庸姿棘槐墜緒雛燕
未成於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之
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將以
待微官之遠戍鵠原際幸虎帳前趨求有餘師喜雖形
於披霧不遑將毋念已動於顧雲儻容在下風而上之
則是有大造于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為伯吹填仲吹

簾舍此復歸於何地大為宗細為桶庶幾不出於他門

通淮西揚制帥啟

制閫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屏備下士之使令以
曩焉嘗奉於教條而茲復密依於統部黃緣甚巧比覆
有歸顧就列之云初豈修辭之敢後恭惟某官岷峨間
氣沂泗正傳聲華海宇之宗工人物廟堂之儀槩洽聞
博物盛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名大振晚唐之風俗由
摘髭於魏級即策足於要津發軔芹宮贊籌壽蓮幕徑趨周

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製書簾姑民庸之自詭拆沉
夜觀倚邊畫以居多春容驥足之暫馳赫奕隼旗之再
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勛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重
談笑獨當於方面簡知益注於上心戎監勾稽將俾近
長安之日庾臺詢度乃仍護楚塞之風方茲披南北之
版圖開荆襄之幕府屬時右閫尤重中權訪叔子於峴
山雖韋晉風流之復見走老瞞於赤壁實為吳形勢之
上游以易地則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寶閣增重金

城果而新號令於臨淮立見沸歡聲於魏博中原在望邊
敵奚憂柳雅韓碑佇紀功於清廟房謀杜斷即正位於
泰階其素不如人何能為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
已灰江漢未歸憂忽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煙
蕪昔嘗令會府之充員已力乞公朝而許免出於券外
茲在選中窮猿奚擇木之棲駑馬實戀軒而至二天獨
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辭香喜遂私心之附麗軫昔時
之弊履願毋大造之棄捐

通江陵別制帥啟

擁元帥之旌旗盡護荊州之地綴冗員於藩翰復依翼
部之天黃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祇役
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舊多於名勝若
庾翼為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殷浩從元
規之行猶想南樓月邊之雅興矧茲統部兼有江淮將
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閫畫非材輕畀有覲前修如某
者無以踰人何能為役萬里身親於絕塞十年客走於

諸侯寸輓尺推問舉手而援者數竒分薄輒交臂而失
之雖戍期將觀濠上之魚而歸夢正憶華亭之鶴屬入
陳於兵事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
遑於將母此身何可以許人夜觀燈前徒愧郾城之時
雋秋風帽底幸依荆渚之主人貪尋巢燕之重棲勉策
磨牛之故步駢足枝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顏恐必
貽於譏誚非前茅之在望顧小草之何依昧於此來恃
以亡恐恭惟某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

音白雪巴歌之寡和洛涯曰温洛涯曰石早空處士之
羣軍中有范軍中有韓久負方伯之畧越問津於江漢
亟振策於雲霄出幕持麾草木皆知夫名譽登車攬轡
隰原遠被乎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盡
出處進退了不介於胷中安危重輕常有關於天下屬
時多事軫上深憂謝安其如東山用煩時起申伯式是
南國疇與保釐遂繇督府之訂謨爰建制垣之節度甫
升粉署載晉寶儲繼即寵以除戎乃峻登於論譔風采如

故營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若此整頓
奕枰之壞局調鼎藥籠之良方啟蚡冒之山林載鳩楚
境剪駒支之荆棘盡彌戎庭自茲了勲績於鼎彝運樞
機於廊廟僥踰舊隸依附下風某敢不益勵驚疲恪共
奔走楚璞雖慙於再獻郢斤正待於一揮儻念李蹊未
忍彼夷於官道少回別眼尚期自見於師塲

通江陵別帥啟

烏幕禮賢嘗獲剡薦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之

竿念辱知辱眷雖閱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今日
方當祇役敢後修辭眷惟荆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
府龍山落帽孟嘉之蘊藉猶存漳水登樓王粲之文章
具在況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麩蕞之司亦俾在樽
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選掄如某者窺管材踈挈瓶智
小少也箕裘之粗習壯而鉛槧之就荒萬里馳驅僅濟
艱難於父稼一官漫浪未能負荷於子薪偶當路之垂
憐存公車之交辟贅員油幕祇成畫餅之羞列掾茗臺

徒有取困之媿適捧毛義便親之檄已棄終軍入關之
襦列剡箋天雖浮圖之既合計資積日猶累土之尚虧
嗟鵲枝方夜月之依依燕壘有春風之托杯傾竹葉豈
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采詩過望
據疾增慙恭惟某官郢水鍾神荆山孕秀人物玉壺之
冰貯風姿金掌之露凝白雪陽春絕世想清高之美大
羹元酒存心皆淡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模惟議
論正斯有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

之游卓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
出幕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靡容於二致險夷不
間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轡作中軍謀元
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寺之丞峻陟星郎之位旋晉
東壁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權長城屹屹而地聳
四維大江沄沄而山立一柱憂顧已頓寬於九陛威名
將盡護於三邊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勲於盟府作鹽梅作
舟楫行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恭

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儻
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帡幪

通京湖賈制帥啟

制閩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西嶠在王人版籍之
中拜手緘藤通名籤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為國世臣
包羅宇宙之襟懷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萬之在胷
腹中外之所竦聞年未四十而秉鉞旄古今曾不多見
蓋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雲臺將相之才盤錯徧

更聲華益茂衆且駭浪驚濤之凜若公猶光風霽月以
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醜酒貌貅竈底自令腐粟
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愈眷爰自長江之門
戶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皆謂過汾陽之精采規
摸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
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荆渚密邇中原西州江水之
相通南峴煙沙之在望臨風舉扇能無忠武之思落日
登樓應動景升之恨奉玉斧整齊之畫收金甌玷缺之

區啟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翦駒支之荆棘盡獮戎庭
匪公其誰舉世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
之奇勲龍作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為周
室之股肱某牢落壯心蹢躅蹇步平生幾屐疲疆場以
何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收拭俾分
南服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謫念結習久從於先世
而揄揚每及於孤踪茲以小邦幸事大國煙深五瘴祗
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正仰英躔之臨照

通沿江別制帥啟

任隆漢鑰新元帥之碧油禮重燕臺取棘人於素鞞登
龍門而雖早趨燕幙以再春德厚肺膺感深涕泗若時
鉅鎮繫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為人材之會府見諸史
牒往在晉朝茂弘佐興復之初則首招顧榮賀循以收
南土之望幼度任征討之際亦惟得桓伊牢之以贊西
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之悲別墅賭碁
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衆謀向非得若而

人豈不誤迺公事矧惟今日尤重昔時護數處風之寒僅
一帶水之隔投鞭淮浦馬常欲於飲江荷擔石頭鴻奚安
於遵渚雖千里舳艫之在望而三邊牖戶之浸踈幾於虢
虞唇齒之可憂或者杞魯瘠肥之猶忍高談者孰知問東
米之價遠慮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能張吾軍者
凡幾論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時上以相屬將
為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孰稱末議如某者
筆花不潤檄草甚蕪一官溯上水之船幾兩費平生之

屣鷗心舞而不下莫適天機馬力盡而猶求徒為人馭
棲遲歲月剝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庸三釜擬酌於親
養雨桑方徹風木不停禮甫畢於松楸分永淪於溝壑
詎期陶冶未棄消塵念其小雅蓼莪之悲起以春秋衰
經之典總非突弁記童子之從遊敝蓋舊帷歸主人之
拂拭遂叨渙渥俾贊壯猶二水三山恍對洲前之白鷺
十年一夢驚回枕上之黃梁自頂至踵厥有生成以口
語心慙無稱塞恭惟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山抗高節

於忠孝之門折遐衝於詩書之府于蕃南國屢騰申伯
之勲分正東郊爰任君陳之討壯虎踞龍盤之王氣清
鰲吐鯨擲之驚波營壘之精采頓新已竦聞於威令山
河之風景不異方坐應於事機自茲障狂瀾於百川何
啻閑長城於萬里建大勲業未誇陝右之范韓在小朝
廷宜得洛涯之温石顧居人後亦立客間某敢不收百
念於已灰持丹心而如日後孤丘之一死答鴻造以終
身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第懼有疑於避就但入玉

門關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

通湖北章帥啟

佐元戎之幕久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賓筵
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夫子之步趨事長惟新
修辭敗後恭惟某官措紳摸楷臺閣羽儀文章皆爾雅
之辭學問在中庸之奧故國非謂喬木猶有典刑此芴
乃今甘棠具存風烈猶芝草鳳凰而人知其瑞如珊瑚
騶駟而世固所希粵策足於要津即流聲於上國文書

佐聘膚使其猶劣諸廩庾攸司委吏曰當而已逮雷封之
奏最由月駕以陞華謂召賈誼於席前奚乃屈樂鉞於
戎右公雖廉取上豈久淹夜觀成吟姑繼荊州仲宣之
賦昕庭覽奏已知大名強至之文凡此時幕謀檄筆之
遊皆指日從橐珣珪之選眉黃行見詔紫立頌某壯齒
漸駸童心猶駸父稼漫勤勞之襲子薪猶負荷之羞夜
雨挑燈嘆書癡之未熟秋風落帽顧酒聖以何知不圖
烏府之過憐乃以黃壚而分屬材非刈楚憂甚據藜茲

馬冒昧以敢前賴有旃幪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
慙莫贊於機籌揉木而尚遲暮年敢冀曲成於規矩

代通興元丁帥啟

雙節觀風蜀部玷轡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關專鎖鑰之
雄官塗何異徑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敢致
邦文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直之氣
為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雨霜皮凜持勁操九萬里
搏風雲翼蚤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勞已有廟廊之器

道德流於壁水教條著於蘇臺接武郎聞多士出權衡
之當疏榮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既彰東知益懋
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志而分陝以西粗
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上真人經營棧道之
區又自昔隆中宰相指麾斜谷之地丘墟之陸沈在望
山河之風景不殊播一韓之謠遂開大閘下三秦之檄
已動中原適罹小雅蓼莪之悲爰用春秋墨經之典一
致忠孝斯世重輕書殿陞華位望已登於紫橐政途錫

命姓名行覆於金甌某久矣游邊晚而沂峽念刑獄之
寄已重而錢穀之問方殷幸竊富隣密依廣廈緯不遑
恤誰其念娶婦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代通瀘南漕帥啟

詠太白上蜀之難誤將繡節誦孔明渡瀘之表幸托碧
幢雖九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禮有贊
不文何辭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摹陳思植之藻翰文
字五千卷胸中浩有於江河材名三十年學者指為之

山斗巍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闥焜耀於聲華壁水周流
於道德訪沙洲之鸚鵡雪泛千艘聽雲安之杜鵑月分
別乘爰擬伊川之易傳迺持子產之刑書德星移駐於
遂州益隆臺節愛日均享於涪部大啟轅門扇以羽而
蠻人自伏於孟降檄不草而父老皆諭於漢旨西門之
鑰固矣東山之袞歸兮公之此行登仙上且爰立作相
某早為邊役晚效蜀遊問決獄之幾何曰會計而已矣
殊無拆線曷理亂絲君去我來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繁

交冷心隨工部之舟歸有以教之抑又幸甚

代通瀘南楊帥啟

脩門筮仕久擅文昌八座之尊涪部祥刑幸托元帥十
連之重信黃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學問
儒宗禮樂王佐岷峨之山幾千丈與雪俱清坡潁之文
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鴈鷺行之間即躋朝廷鷓
鷓序之聯槐省蓬萊屢更清要粉闥蘭綺洵著聲華遂
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禮繼持橐於甘泉

位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相如之檄以諭蜀公
乃抗諸葛之表以渡瀘縵傳登朝若水以同州推官而
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而還坐寬九重殿西之憂
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銀信促正鼎司某自揣譎材
繆將臬寄甫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偶因王事而來會
計而已正懼中流之罔濟喜聆外閩之方新瞻彼帳輅
但竊聽尚書之履芘之厦屋庶幾安使者之車

上荆湖陳制帥啟

十國為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
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躡僭布
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斯受故
願韓荊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
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為他人
之歸而期効於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
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儻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
輒緣斯義用致由表恭惟某官清廟鼎彝明堂柱石功

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
體用得胡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為洛學之宗故其推
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
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
蘊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荐試
臨鄖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關爰俾
地分於荆戶上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繡
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

於粉闈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
壁圖書峻寓松堦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
之言妄議藩垣之蹟惟時南國實控北門強敵數入邊
自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樂業自公而有聚廬
託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
餉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肘腋
未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章章之效豈有

淺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為於吳患非杜預儒者恐
未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為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
召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右臯陶行即正鈞衡之
拜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踈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
雖丹而莫蛻室弗肯堂當弗肯獲漫襲前修弓必為裘
治必為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
勞蓋自兒童已知頌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
之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鱗翼誓言竭駕

駘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
羊峴儻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
之大造

上江陵別帥啟

園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墻廁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
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托覆疇之天不矢諸辭
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閭屬辟舉之權白
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旄不出於

十年必有鶯其羽以始宜儻妄虱其間而則媿如某者
雖學為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附驥
之乘也文闈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沉不敢與
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驅馳涉筆若
臺鷹甫遂脫講而去吹竽酒室鳥亦由擇木而來靡辭
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豆之事二十年之屬眷詎能
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十里以投公豈能為歲月苟且之
望終身翼附疇昔心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黔於墨突

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執掌或迺遲實願
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時
英規激懦文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不
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山
甫之高風茲輟直於郎聞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人
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壽
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之
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於撫摩彼五月穀二月

絲而民舉息於愁嘆氣脉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既
覩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宜
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為淵納而翕受瓊璫橫道瓊
甌並登梗柞成林薪蒸兼用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預
諸公衮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忘在彼在
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幕謀雖俗吏刀
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子灑掃應對豈倦焉

上夔門李帥啟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閫十連之重竊願依
劉若有夤緣以為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
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樂可醫
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
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春雨之離披
漫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跛鱉進步
之心偶侍菜庭獲拜蓉府愧一戰而已北幸再造以有
西捨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鳳遂啟妄圖雖官事非

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雖
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準
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揚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滯
瀕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賢
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別而三獻儻
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或聞善服膺於函丈
樞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容
依巫峽之雲

上四川桂制帥啟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幙綴員厦屋有萬間之
托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
聞風而起身橐鞬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
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鴈之可無
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脩名
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

兩朝之簡注粵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寬黼扆之憂旋任
繡衣之寄帝曰臯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
公子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
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
褒斜有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
而陟松塔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緩和靖重之
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數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
之煙惟梁益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

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脩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
人心此所以歡忻挾纊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
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
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姐代庖嘗次
閩籌之議摘山充廐謬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家闈乃獲
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遶寒枝正切鵲
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四川鄭制帥啟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
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縻
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他就恩門曲徇分地知
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
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
歸欣若有向闕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
臨路覩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
加駢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嘆慨良勞攜諸吏以

崢嶸欣愉迺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
知其主以信其賓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把
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庸瑣瑣
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
踰仕宦弗播矧肯獲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
書之積譴依棲萬里在再五期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
不遺於尺寸比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
無蓬島之緣若為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槩熟親詩

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枰碁之適顧綿力未殫於毫髮
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正還朝固竊喜屋烏之好詩吟
出幙詎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
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
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
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勲蓋堪輿屹成明
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
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克

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班晉康侯接
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闕翹材館鄭緇自得於
青毡坐政事堂周袞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
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幙府之遊何幸么微嘗
蒙料理况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
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駕
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嘆

劄

銓曹白權貳卿趙左司希聖劄

某疏愚獲以列曹祇奉清尊條教蓋疇昔所願而不可
得者區區輒有稟忱顧如某叨塵過分本不歷謁銓之
苦特自十餘年來每因契舊誦言其苦如小節之不圓
皆為吏部書鋪等控持率重其費若雪罪犯者栽培傾
覆固所自取姑勿論可也特其間有當察者或仕於勢
要之卿不合其意以當權而劾之去者却可憐憫前昨
如曹生之陳詞觀其案牘已參部十餘月矣前後射缺

轉轉不該皆殘零破落缺爾彼之一狀所具三缺惟吾所予而已其初不識其人亦亮其心在可宥可與之域如外射闕率用指二三而聽所予及觀貳卿所判不以為然吏抱案牘來問其故則曰侍郎惡其來見嘗觀范文正公有以典銓勿納為言公曰勿納客何以識其人納之則覘其辭氣因所見而證所聞不亦可乎或又問避嫌之事公曰只為自信不過耳公蓋寓激昂微權於行法之時今執事權與正同行且即真矣敢誦所聞凌躐以

請今如已參部者不必再令其聽命於書鋪凡射缺許
其具該差合入之缺惟主者點其所當予若雪罪犯則
審其或初或再與夫有罪無罪之實權變而為之處其
敢不清心自早至暮服役以聽

與袁守劄

某比日竦聞仁邦君分遣邦屬周訪民病藥賚疾疫之
家不覺與衆感涕昨日承傳台誨竊知惻然山崗遺骸
不忍其暴露將焚化而薦拔此其陰德下漏枯朽聞者

無不以手加額及準公文又竊知揭曉舉化然後修伊
蒲會則凡施行具有次第尤劇欽敬然區區迂愚因僭
躡出位以思往年江右旱荒疾疫死者率多淺土間有
部使者不忍其暴露悉舉焚之往往疾疫又熾因有一
士陳劄乞且廣推加狀阡土掩覆之惠使者從之區區
又記月令云掩骼埋胔注謂懼死氣逆生氣此又闢民
疾苦者之要務也某仰荷民墻愛念不啻手足詎容不
以腹心視邦君苟有所聞不當自默又如梵慧院後昔

號麥地十年前凡流寓於寺及寺近士民之窮者皆瘞
其亡骸與夫貧族之亡長幼咸在焉近來某請於郡而
封錄之草莽荆木徃徃將拱鮮可舉者故敢詳悉控陳
萬一台意謂已揭曉不當中輟更望詳酌通融先後有
如榜示修齋以薦拔之者姑先行此却望纖悉分付吏
卒遍走羣崗撿拾暴露之骨使不為烏鳶所食其已瘞
於土者寧無露版廣與加土繼此仰乞增修舊料如向
來已有漏澤園今容可遍於四關外訪求聞曠之土剏

為四阡則民生死皆囿恩地又自今始

與南劍五縣免上州公劄

某竊惟州之於縣脉絡相關情孚意親庶可逃責某承
乏此來適繼雕瘵堅苦刻厲指水明心願寬催科究心
撫字視事半月未見端緒吏白前比合請諸縣將帶錢
銀赴州稟議一則計償舊逋二欲面詢民間利病至如
版曹常賦一日不可緩今諸邑拖欠山積當此用廣事
殷彼此各以體國為念可也諦思近民之官不可久出

一動百費非徒無益而已是用權免詳用公移竊幸體
諒郡計亦厯所藉協維應有合解錢糧並望盡數發來
應此垂罄若徒事循習恐難私徇已斟酌限期務在寬
而有信信或不守責有所歸

回趙憲劄

茲怙下體非葑之盛心存有塵牘信學諸生蒙被教雨
鳶魚飛躍孰能禦之積弊已稍更張生員亦頗增益然
貳車不欲任提督之責司錢糧者雖委請而未敢就更

惟終惠囑州郡力勸勉之昔袁蒙齋持憲節嘗謂教失而後有刑明刑專以弼教設是時風厲諸郡庠舍勸孝弟崇有德所以舉刺必及於教職士民各勵以著業而使之無訟執事儻廣斯意於九郡多士之幸也

與郡守求免香林渡劄

某不避譴呵輒有對越不愧之悃仰混聽嚴某踈窳末學叨躡殊科動息省存若恐弗稱故自勉飭凡有可以推已及物者不憚苦勤謂如已之同出則莫若宗親其

近則莫若里黨固難於悉化之以為善尤不容於坐視
其不善昨本生父迪功所居之近曰香林黃固渡其渡
前後皆里黨之不知書者買佃於官謂之不善可也甚
而宗親互相爭奪積年訟訴胥徒視為竒貨每利其有
爭奪之私故爭而得之者月增渡錢以啖有司日虐民
旅以飽所欲間有弗堪其取則來往聚衆互為鬪敵百
十為羣或者每有殺傷之慘其地距城三十里初謂四
達衝會之渡邇詳訪問乃知其為山路私醮私貨之所

必由也。或州縣禁絕之嚴，則負販屏跡，買渡者取辦於鄉民，以輸官，爭效嘯呼，一鄉為之騷然。有人心者，其忍聞之？某去夏，濫叨小壘，惻然於此，因審問前此士民陳乞放免官渡如上，饒之古良玉山之宋村，皆可援之以請。又念納官渡錢，歲增至此十倍於昔，不敢求其白與放免，因計其月輸錢會凡十四千而已。乃假貸於親戚，得十八界官會一百四十貫，具劄控陳於前政府判廳，以十箇月錢會預納於官，放便民旅，鏤版通衢，遠近利

涉意謂到官搏節俸餘嗣而代輸永遠放免雖非羣吏之所樂然實可以消鄉里未形之患不謂罪釁稔變遽以憂歸今茲所納官錢月日已滿又承東府判廳督趨復令幹人具狀再輸四箇月矣胥吏觀望脫押文移弗照案祖必欲拘納見錢如此則是官司未知放免民旅渡錢則凡歲捨舟月捨錢日捨水手之費固已皆自己出不但徒費而無益竊恐昧者將以為占買坊渡反以貽謗謹具公劄連黏昨來僭越所鏤放渡榜帖在前欲

乞化筆差清強官前詣地頭密切體訪稍涉欺誑甘俟
朝典儻如所陳則乞使府多方區處或與根括廢寺田
畝撥抵此項渡錢否則出自矜惻明諭賢貳幸宛轉申
上所屬監司特與蠲放此渡官錢不特一方受綏靖之
仁而四遠被通濟之惠某與姻族弭患實拜二天無窮
之恩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慄埃命之至

與江東憲求罷香林渡公劄

某少蒙義方稍有趨嚮義之一字動息體認大要只是

隨事度宜故以之去民之害就民之利特在以勇為之而已某每見所至民旅受害未有如河渡之甚某本生父家居上饒香林黃固渡乃山路私販必由之津前後紛爭者月增官錢以啖有司日虐民旅以飽所欲胥吏樂其爭奪之名變轉賣弄率不過困民旅以取償中間不堪其取者呼嘯羣聚或至激成殺傷之慘某私竊感情將請於官府而罷之前此亦有諸公義舉之例終有所沮未決於請去歲因叨小壘抵戍之日慨念茲渡之

在隣里欲消弭其未形之患問其月輸凡十四千即捐已錢凡百四十千代輸十月鏤榜四散放免民旅渡錢迨今係某家捨舟及篙工撐駕當此水涸之時則為與梁以濟往來四遠俱受其利鄉井萬目非徒榜貼之可欺也某雖以禍患而歸初意不敢不續邇者聞貼承廳催錢即以十八界楮再捨納四箇月蓋權宜推已方將有請於公府為悠久之利不謂胥輩明知本家捨錢放渡之久故行脫押文移必欲拘納見錢竊惟向來民戶

感河渡之為害請於官而蠲放者皆有可考昨來係捨
錢輸官及是則請於州郡又請於倅廳終被胥輩沮撓
反復使不逞欲破壞義舉意在仍前買佃謹具公劄連
黏徃時諸邑蠲放官渡得於所知者數處在前欲望台
慈惻然垂軫某憂居代輸捨渡之難特出化筆徑從使
臺蠲放追究吏姦而鉏絕之仍乞行下本州鏤榜四遠
多行曉示通知永永不許吏姦賣弄如此則徃來之利
涉可久鄉里之後患可消某當僭躡紀述刻之堅珉以

多仁使者之大惠不然則吏姦必行其中輟退聽一從公府召佃第恐放免渡錢之久忽又買佃拘錢民旅不堪他日或有意外亦費有司區處故併及之

回何宰劄

吾輩惓惓所欲相與究竟者大率中庸論三者廢一非學蓋致知居四力行居一不倦以終之者也大凡善學非但讀書也動息於事物上體驗先凝固吾之道體而後於應酬處靖夷此心不增不減付物自然而密布經

緯以處之致知精而力行一也夫如是則是是非非之
理昭然而無疑是底終於是非底終於非物不能遜內
外交相為養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養心則和平
治身則正直推之天下國家直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此事蓋吾輩所當充拓者某動息恐懼願得一同
志者共究竟之庶知治心難而萬事易也

復靜春先生劄

某去春扶疾憊力具稟酬積幸徹書月之光曠問又如

此惟有山仰朝夕以之章兄此來忽被訓染莊誦欣沃
如拱函文顧念儒先凋零賴有格言要論家侈手澤之
藏今茲三先生翰墨愈久而新先生不鄙其愚賜藻筆
發揮之寵因其已言而暢其未言渠渠下教圭復珍襲
詎止一感字所能既益嘆年彌高德彌邵有衛武公淇
澳之美播之文章形之私淑俾皆有切磋琢磨之益錫
類萬象殆陽春生生之功也某倚廬待盡藉庇苟存杜
門教子姪媿於學問未有所得非師誨何賴前時令壻

三桂堂記率爾為之用老氏語起不是端正說話何不
蒙裁其狂斐耶今潛削繁更求批教至禱至禱令子婿
俱留心道義者也惟守吾仁敬忠禮之誨橫逆則不足
鄙區區衰朽之質倘有寸進敢不常在下懷

慰李秀巖劄

某伏自東語分以來塵勞憂以度日中間病乞祠廩迄
不獲請得麾而南亟罹罪罟六七年間瀕死屢矣獨荷
先椿庭記念提獎之過某迹踈心親食息夢寐知為大

門之依前歲獲交書問扣問賢者動靜之誼深切敬企
滿謂孤惇之迹吉月而後一介之恭去冬至日忽叨恩
除再辭弗俞率爾奄出亟欲抵此修由衷敬謝之積詎
意慶門變故出於不測先正秀巖貳卿先生遽爾奄棄
榮養聞訃不覺手足為之痿痺涕淚為之迸潰嗚呼痛
哉天喪斯文後學其疇依哲人云亡邦國之殄瘁益甚
矣追惟疇昔木天晨午從容罄欵於文席之地所提耳
諄怛勞謙不翅父兄之於子弟此時此意每一言之滿

室老稚為之泣數行下況於汲引嗟枯靡不用其至如
之何不驚悼痛絕也諒惟尊契兄純孝天鍾罹此大變
何以堪處孝思奈何痛當奈何呼蒼蒼兮胡不仁君實
輩人胡不永壽然公休植立吾黨尚竊望之強加餐粥
以當大事某下情憂戀無任至禱某謬悠此來十二日
甫入對世事無分毫之補思見如先正者願為之役而
不可得噫嘻悲夫尚忍言之哉謹撥紛遽西向加拜瀝
忱赤以吐慰唁不能為儀將之以香炬而已惟白之几

筵韋甚

回南劍天寧老劉

比幸以假收勉承臺命屈主教門磕着撞着一頭地
見謂當仁然而這般鋪席近來難為開張未免驅入鬧
籃爾却要鉄脊梁打硬修行庶得羣魔為之斂避吾師
點頭否區區老懶已辦林下心面壁坐四年了忽被廟
堂捉將出來強苦作屏正欲尋行方便罪苦業障乃以
憂去空費一番將迎畢竟是自家不合破戒出來悔已

無及昨荷懺悔先几又承杖錫遠送未遑布謝而乃先
問愧甚愧甚叢林中只宜設澹供話淨裸裸赤灑灑無
可把達磨禪師西天取經來智海道不合有經吾師遣
問乃有禮物送我殊非初意荔柿謹留以奉先几餘志
責付來价矣今後認取前項話頭若更犯此戒令別當
判斷這個公案不得執着免被野狐出來煩惱殺人請
細詳之

楸莖集卷九考證

第五頁後三行 案韓愈進學解大木為栳細木為楸
原本栳字誤作桶今據改正

第九頁前八行 案楚詞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原本里字誤作俚今據改正
第十二頁前八行 發軔原本軔字誤作動今據文改
正

第十四頁前一行 寸輓尺推原本寸字誤作才今據

文改正

第二十四頁後四行 案唐李白與韓荊州書生不用

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原本韓字誤作韞今據

改正